

自办一台公社“春晚”

上世纪80年代初,我在公社广播站工作。1982年年关将近,公社机关人员大都回家过年了,只留下部分人员值班备勤,我就是其中一人。

一天,我突发奇想,想利用公社广播站为百姓的春节做点有益的事。

说干就干。我找到不同年龄、不同职业、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征求意见,寻求好的想法和想听的节目。食堂管理员老郭爱听评剧,尤其是新凤霞的《疙瘩腔》;在街上遇见的老李喜欢相声,尤其是侯宝林的《醉酒》;信用社的大袁喜欢唐剧《红云崖》;团支书小王说年轻人喜欢中央

人民广播电台以群众投票方式推选的15首喜爱的歌曲……

如此一来,播什么我心里有了底。于是,我开始梳理节目资源——唱片、盒带、盘带,没有的抓紧录制;备好设备——电唱机、录音机、便携式四喇叭收录机,检修好广播前机、扩大机……节目时间自定两个小时左右。节目编排按照“戏曲——曲艺——歌曲”交叉进行。选好节目名称后,不管是盘带、盒带还是唱片上的全部听一遍,看能否正常播放。确定无疑后,确认每个节目的播放时间,为整个节目的穿插、组合做了细致准备。

接下来是主持词(串词),把两个小时的节目串联起来,再加上些向乡亲们拜年祝福的吉祥话,搞得自己有些紧张甚至慌乱。我以前没有办过类似的节目,心里终归有些忐忑。

经过几天的忙碌之后,制作终于完成。再试听修改了几次,直到自己满意。

大年三十晚上6点,公社广播连到各村、单位的大喇叭开始广播:“xxx人民公社广播站,今天是大年三十,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欢乐时刻,我站为父老乡亲们编排了一组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,祝大家新年快乐……”

接着是一个村锣鼓队的《欢庆锣鼓》,铿锵有力、活力四射的锣鼓鏗锵交响曲拉开了序幕。新凤霞清丽、甜美的评剧《疙瘩腔》,小白玉霜低沉、浑圆又俏丽的《小酸枣》,侯宝林幽默有趣的《醉酒》,姜昆充满诗情画意的《诗歌与爱情》,李光羲充满激情的《祝酒歌》,于淑珍明快、欢乐的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……歌声与欢笑传遍了公社的各个角落,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。

第二天,大年初一重放一次,可谓一个节目两年播,欢声笑语送祝福。

张国印/文

朝花夕拾

过年捡炮仗

上世纪70年代初,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,日子过得单调而贫乏。但在过年时,大部分家庭还是要挤出点儿钱来,买上一小挂炮仗,也就100响,在三十晚上或者初一早晨放一下,图个吉利和喜气。

孩子们拿到炮仗,心里总是美滋滋的。为了节省,大都将炮仗拆开一个一个地放。当然,放的时候还要有创意,把炮仗插在雪里,插在砖缝中,点燃后尽量往高处扔,看炸开后产生的火花,就是想让这来之不易的“资源”达到极致的效果。

有的人家孩子都大了,放炮时把鞭炮一下子点燃,放完也就不去管那些没有响的,给我们这些小孩子留下了捡拾的机会。

过年期间,我每天很早就起来,约上小伙伴们,在偌大的家属院里寻找没有响的炮仗,不放过每个角落,即便是垃圾里也要翻腾一会儿,到了中午回家吃饭时,往往收获颇丰。运气好的话,还能捡到花炮。伙伴们把自己捡到的炮仗放在一块比,看谁捡得多,看谁捡到了花炮。接下来就是比赛放炮,边捡边放,快乐的年假就这样过去了。许双福/文

(编辑提醒: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,所有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)

大年三十拉面粉

1975年,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9师167团2连当职工。当时,连队职工家庭每月的口粮都是由团部粮库统一供给,所以,我们每月都要去团部拉面粉。连队离团部来回

要跑30多公里,到团部一趟很困难。

大年三十这天,我和连队3名男职工被派去拉面粉。一大早,我们分别坐上两辆马爬犁前往团部。我们顶着刺骨的寒风,手脚冻得冰凉,但是,大家心情很好,一边观看着大地上白茫茫的雪景,一边相互开玩笑,马蹄踩着厚厚的积雪拉着我们向前。不知是谁先唱起《智取威虎山》中杨

子荣打虎上山的唱段:“穿林海,跨雪原,气冲霄汉……”大家都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了起来,洪亮的声音传得很远。

到了团部粮库后,我们把一袋袋面粉扛在肩头,再在马爬犁上码放整齐。时间不长,弄得我们浑身上下都是面粉,头上也冒汗了。但大家顾不上这些,而是抓紧时间,都想赶紧把马爬犁装满,拉回连队,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。

把两辆马爬犁装满面粉后,已经到了中午时分,大家都累得筋疲力尽了,肚子也饿得咕咕叫。我们忍着饥饿,坐上马

爬犁就往回赶。也许,马儿也饿了,想早点回家,于是在回家的路上一路小跑。我们坐在稳稳当当的马爬犁上都很兴奋,像英雄打了胜仗凯旋一样。回到连队后,我们又把一袋袋面粉扛进连队库房里码好,卸完车后,大家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我们来到连队食堂,炊事班已经给我们准备了素炒洋芋丝、粉条炒肉片,还特地慰劳了一桶小葱肉丝面条。那时候,连队的大锅菜没什么油水,一年也吃不上几次肉,于是,大家狼吞虎咽地吃起来,都吃得满头大汗。

郭建军/文



马爬犁(资料图片)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我们的价值观

子也孝

中国福

天津人韩颖绘

中宣部宣教局 人民日报 中国网络电视台

图说往事

成为合格的护士



1974年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第一医院举办第一期护训队,以壮大团场医护人员的队伍。当时,我在连队工作,由于各方面表现突出,便被推荐参加医院护训队的学习培训。经过3个月的刻苦学习,我成为一名合格的护士。4年后,我被提拔为护士长,一直工作到退休。图为本文作者(前排左一)和全体学员结业时的合影。

丁秀华/文并供图

父亲的“气死猫”

兔年春节前夕,当我将购买的一块猪肉往冰箱放置的时候,想起了小时候在农村老家,父亲用“气死猫”婆子储存肉食的往事。

那时,家庭生活困难,平时买不起肉,只有到腊月才买那么一点猪羊肉过年。家贫老鼠多,为害比较厉害。于是,母亲便养了猫。那时没有冰箱,买的肉没有合适的地方存放,既怕被猫吃了,又怕被老鼠啃了,怎么办?聪明的父亲便想了一个办法:用荆条编了一个肚粗口细的小婆子,还编了盖子。每当买了猪羊肉之后,就把肉放在里面,盖好盖子,吊在院里的阴凉处,猫在下面够不着,只好望肉兴叹,急得直叫唤。因此,父亲形象地给这个小婆子取名叫“气死猫”。

家里有了这个“气死猫”,每年买了猪羊肉,不仅放进去不会被猫鼠吃

掉,而且通风保凉,能储存很长时间不变质。每当临近春节时,我们都眼巴巴地盯着“气死猫”婆子,盼着父亲把肉煮了吃,而勤俭的父亲总是把肉视为“宝贝”,精密计划,大年日只让全家人吃一顿羊肉馅饺子和一顿猪肉粉条菜,剩余的放到元宵节再吃。

我在部队提干后,有了工资收入,有一年回家过年时,买了十几斤猪肉带回去,父亲高兴极了,又把猪肉放进“气死猫”婆子里,让全家过了一个好年。就这样,这个“气死猫”婆子父亲用了30多年,直到年老了随我们进城居住后才不用了。

虽然几十年过去了,父亲早已去世,但我想起这个“气死猫”的故事,父亲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,觉得又享受到了父爱,心里感到暖暖的。

李忠勇/文